灯下漫笔 🕝

枫叶红了(外一篇)

♣ 牛俊影

晨霜还没来得及在草叶上织完银纱,第一缕碎阳就跌跌撞撞闯进林里。不是骤然铺展的红,而是叶尖先悄悄蘸了胭脂,又似被岁月研开的墨,一点一点往叶脉深处晕。那更像母亲坐在老藤椅上补那件洗得发白的布衫,针线穿过布纹时,把掌心的暖、眼角的柔,都细细密密缝进青涩的布纹里,让每一道针脚都洇着时光的温度。

我踮脚,碰了碰枝头那片最浅的红。指腹碾过叶边的微卷,触到叶脉凸起的硬——那是生命的骨,是未被磨平的倔强,像二十岁那年藏在日记本里的棱角,一笔一画都写着"永远"。那时总以为,青就是世界的底色,却不知秋阳是锅,时光是火,慢慢煮着,把满枝的青,熬成透亮的红。

午后的风漫进林子,带着秋的醇厚。踩在积了薄叶的地上,是"沙沙"的响,不似春叶的脆生生,倒像人到中年的呼吸,每一声都裹着走过的路、遇过的坎,沉得扎实。一片叶悠悠落下来,恰好栖在我摊开的掌心。它的红里掺着金,像把整个夏天的蝉鸣、骤雨、朗日,都揉碎了,织进纵横的纹路里。忽然想起去年深秋加班到深夜,窗玻璃上凝着薄薄的雾,手指划过,能画出模糊的图案。那时总以为,事业是追着光跑,要拼尽全力去够那最亮的一盏;如今才懂,光会悄悄落下来,落在肩头,像这片枫叶,红得从容,是因为熬住了秋的凉,也接住了秋的暖。

傍晚的云被夕阳染得酡红,林子的红也跟着稠了起来,像杯温好的酒,抿一口,全是日子的醇。有两片叶贴得紧,风来扯,它们晃了晃,还是挨在一起;风再扯,索性抱着往下落,像巷口并肩坐着的老人。老爷爷手里的竹篮装着刚买的秋菜,还沾着泥土的鲜;老奶奶的毛线团滚到脚边,她弯腰去捡,老爷爷手扶了一把。彼此间话不多,可肩膀靠着肩膀,那就是暖。我忽然明白,爱情不是春日里开得最艳的那朵花,招摇过市,却经不住一阵雨;是经得住秋凉的叶,一起从青走到红,一起在风里晃,不慌,也不忙,把日子过成彼此的影子。远处的炊烟升起来了,白袅袅的,把林子的红衬得更软,像未来递来的手,暖烘烘的,攥着数不清的希望。

后来风大了些,叶子开始落。不是轻飘飘地飘,是带着分量沉下去,落在树根旁,把最后一点体温给了泥土;落在刚翻过的田垄里,和麦种说悄悄话。像人把一辈子的经验、教训、温柔,都传给后来的人,不声张,却实实在在。没有惋惜,红过,就是圆满。就像我们活一世,不是要永远站在最高的枝丫上,被所有人看见,是要像枫叶一样,青时敢闯,带着一身棱角去撞世界;红时能沉,把日子酿成醇厚的酒;落时也甘愿化泥,让下一个春天,有新的青,从自己曾扎根的地方,冒出来,带着新的倔强。

你看那片还挂在枝上的叶,在风里轻轻晃。它还在等什么?或许是等最后一缕夕阳,把自己的红再焐得深一点;或许是等某个晚归的人,借一点红,照亮回家的路。它的红里,藏着整个秋天的答案——红,不是结束,是另一种开始。是告别青的青涩,是迎接沉的从容,是把自己,酿成时光里的一抹暖。

谷穗垂落时

秋阳把天空洗得很薄,风穿过田垄时,带了些沉甸甸的香。稻子熟了,不是一下子炸开的金,是穗尖先弯了腰,像父亲年轻时挑着担子,一步一步把日子压出的弧度,慢慢沉下去,沉成满地的黄。

母亲在田埂上翻晒玉米,玉米粒滚落在竹匾里,发出"哒哒"的响,像她年轻时哼的歌谣,每个音符都裹着阳光的暖。父亲挥着镰刀,稻穗在他身后铺成浪,他的脊背比稻穗弯得更低,可我知道,那弯里藏着的,是把我们兄妹几个从青涩喂成饱满的力量。我蹲下来,摸了摸饱满的谷粒,壳是硬的,仁是软的,像这个家,父亲的肩膀是壳,母亲的皱纹是仁,裹着一辈子的温。

午后的院子里,晒着新收的花生。妹妹和她的爱人在分拣,饱满的归一类,瘪的归一类。他说:"瘪的炒着吃,香。"她说:"饱满的留着做种,明年接着长。"声音轻轻的,像风拂过花生叶。我忽然想起他们刚认识时,他送她的第一束花,是田埂上的野菊;如今,他们在花生堆里挑挑拣拣,把日子过成了实实在在的饱满。原来爱情不是非要开得轰轰烈烈,是能一起弯腰拾穗,一起把瘪粒也炒出香来。

傍晚的炊烟和饭香缠在一起,飘出老远。父亲把新碾的米倒进缸里,"哗啦"一声,像把整个秋天都装了进去。母亲在厨房蒸南瓜,甜香漫出来,妹妹在给小侄子喂新摘的枣,孩子的笑声脆生生的,撞在墙上又弹回来。我坐在门槛上,看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一条铺向未来的路,金黄金黄的。

谷仓里堆着新收的麦,墙角的锄头还带着泥土的腥。父亲说:"今年的收成,够吃,还能余些。"母亲数着新卖粮食的钱,指尖沾着麦糠:"给娃攒着,明年添张新书桌。"他们的话很轻,却比谷穗还沉。我忽然懂了,丰收不是仓里的粮有多满,是家里的灯亮着,锅里的饭热着,有人盼着你回来,有人和你一起,把日子的空当,都填满。

夜色漫过来时,院子里的灯亮了。谷穗在月光下泛着淡金,像无数双眼睛,望着屋里的暖。未来是什么?或许就是明年的麦会更沉,孩子的个子会更高,妹妹的爱人会把屋顶的瓦再检修一遍,而我,能多些时间,听父亲讲他年轻时的收成,看母亲把新收的棉,纺成线,织成我们身上的暖。

风还在吹,带着谷香,吹向很远的地方。 那里,一定有更多的谷穗在弯腰,更多的灯在 亮着,把秋天的饱满,酿成岁岁年年的安。 民间纪事 🦳

赶山的女人

♣ 刘文方

一双手,两只脚,她是赶山的女人。对她来说,尽管手里没有鞭子,但一座座山跟小时候打的陀螺一样,被她驯得服服帖帖。赶一座座山,像她手里发好的面团,拖到面板上后就可以任由她百般揉搓,然后做出一个个形状各异的馒头。

在她心中,山仿佛缩小了,那草木,那沟沟壑壑,一双手就能把持过来,两只脚就能丈量明白。

至,一从于机能记行过来,例只脚机能又重明日。 赶山的女人叫云彩。名如其人,她真的像一朵云彩,终日在一座又一座山头飘来飘去。方圆几十里的大山小山,她都熟悉。哪里有条上山的小路,哪座山有几个奇怪的大石头,哪个山里有个大泉眼,她都耳熟能详。每天脚步轻盈,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薅山韭菜、剜茵陈、摘连翘、捋洋槐花、采蘑菇、挖山药、刨中草药、打酸枣、扳干树枝上的金蝉种子……到了晚上,则用手电照蝎子、捉蜈蚣……只要山上什么东西可以赚到钱,她总是闲不下来。

她是一个丑小鸭,却是不折不扣的女汉子。 云彩个子不高,精瘦,小眼,白牙,肤色黝黑。虽 没有上过一天学,不识几个字,可情商高,时时面 带微笑,说话好听,每句话都带着翘舌音,让人心 里舒坦得像被熨斗烫过、小猫舔过。赶山之余, 也总会拍下山中景物、自己的劳动成果做成抖 音视频,加上美颜功效,在网海里嘻哈畅游一番。

她又做得一手好饭菜,最简单的食材在她手 里也能变出美味佳肴。邻居说,她是一个顾家又 能干的女人,干净麻利,身体强壮,每顿饭可以吃两大碗。那天,邻居笑着对她说:"看你这么大饭量,怎么不见你长肉啊?""我吃的饭都给大山了,所以大山每天都会让我有所得到,一年下来也赚它五六万呢。尽管不多,可我知足了。"说这话时,她又咧开大嘴笑了,发自内心地笑了,没有一丝一毫的装腔作势,嘴很大,笑容很夸张,牙齿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"俺天天上山,也没人约束我,心情得劲儿哩很啊。"她又笑了。

她是个好茶饭,会调节一日三餐,自己蒸馍, 用山里采集的山药或者中药煲汤。更重要的是 她善良孝顺,把扶养自己长大的独身养父照顾得 细心周到,没让他穿过一次有灰尘、饭痂的衣服, 有什么好吃的,第一碗饭总会盛给他。

云彩幼时不幸,被亲生父母抛弃。机缘巧合,碰到了一个独身老人把她抚养长大。她好像从来不记恨别人,乐观知足,看到她时,她总在那里笑,即便是累得满头大汗也仍旧如此。

汗珠顺着她深黑的脖颈滑下,消失在衣领里。她直起身,捶了捶有些酸胀的腰,瞪着老鹰般的眼睛搜寻起远处山脊那片墨绿的松林。风不知何时转了方向,带着一丝湿润的凉意,卷起地上的落叶打了个旋儿。她深深吸了口气,鼻腔里灌满了雨后泥土特有的腥甜和某种若有似无的、熟悉的菌类气息。

"嗯,该去松树坡了。"她自言自语,嘴角又弯起那道熟悉的弧度。不是经验告诉她,是山在

"说"。早晨出门时,南山戴了帽,喜鹊叫得也比往常急,她就知道午后这场雨躲不过。果然,雨后的山林最慷慨,尤其是那片背阴的老松林,湿润的腐殖土下,青蘑菇、红蘑菇像头戴可爱帽子的萌娃,等待她的手指去抚摸。她能"听"见它们细微的、破土的动静,像山在梦里的呓语。

别人眼里莽莽苍苍、难以捉摸的大山,在她这里是摊开的、用草木气息书写的密信,那隐藏着的线索,用一种特别的,或许只有她才能听懂的声音在向她告密。

她赶山,赶的是季节流转的节点,赶的是万物生长的韵律,山早已不是沉默无声的,而是与她日夜絮语的老友,用无声的"语言"指引着她的手和脚,去收获那些深藏的馈赠。

她与山的交流是无声的,却深入骨髓。我不知道她是如何"听懂"山的语言的,但从她的话语间,我知道她不上山时,内心是无聊的。她说一天不上山,浑身上下都不舒坦,待在家里,都能听见山里的山货在大声喊:"你咋还不来呀。"

她能通过风向、鸟叫、云彩形状、虫子的活跃度,判断出哪里蘑菇刚冒头,哪片连翘该采摘了,哪个石缝里的蝎子正在来回跑。这不是经验,更像是直觉,是山与她长期耳鬓厮磨的结果。

独自一人赶山是宁静甚至是死寂可怕的。 或许只有自己的脚步声、鸟叫声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,但她的动作却是从容不迫的。山里坟多, 可是她说自己从没有害怕过,她说人死了也有另 一个村庄,都是上庄下邻的,鬼也是讲理的。

在山间休息时,她拿出大开水瓶子喝了几口,接着就会拿出手机拍摄、剪辑、发布一条抖音。世界瞬间切换,在指尖的滑动推送中,看着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公和一双儿女,众多网友的点赞、评论,自己好像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喧嚣的世界

虽说山像面团任她揉搓,但赶山人,一定要 摸清楚山的脾性,懂得敬畏与界限。她并非真的 无所顾忌。她清楚知道哪片林子不能深挖,哪个 泉眼的水要保护,哪个季节的野物不能惊扰。

山接纳了她这个被遗弃的孩子,赋予她力量、 自由和生存之道。她在赶山的辛劳中释放了生活 的重压,在自然的壮美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。

当她在山中累极了,瘫坐在石头上,望着层峦叠嶂,脸上依然挂着汗水和微笑。那一刻的笑容,是对山的回应,是对命运的坦然接受,更是内在力量的自然流露。苦难没有击垮她,反而被山的力量和她自身的韧性"驯服"成了生命的底色。

她的一双儿女早已经能够凭双手挣钱,老公也在外面勤劳能干,尽管与家人聚少离多,但每年一家人的收入也有6位数。她说:"虽说孩子们下学早,文化不深,可他们走的是正道,靠双手吃饭,这比什么都好,我很知足。"

离开山,她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。城市的喧嚣、规矩、人际关系,对她可能是更大的"束缚"。只有在山里,她才是那个自由、强大、被需要的"云彩"。

聊斋闲品 📄

中年如秋

♣ 白志起

晨起推窗,一缕凉风裹着湿润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。抬眼望去,天幕低垂,云絮轻软如絮,仿佛被谁的手轻轻揉碎了,散漫地铺展在淡青色的穹顶之上。翻开日历,白露已过,秋意渐浓。此时的秋,褪去了夏的燥热,还未沾染冬的凛冽,恰似一壶温过的黄酒,入口醇厚,余韵绵长。

初秋的清晨,总带着几分薄雾的朦胧。 晨露未晞时,园中的桂花悄然绽放,细碎的金蕊藏在墨绿的叶间,香气清幽,不似春花的张扬,却自有沁人心脾的雅致。信步庭院中,脚下落叶沙沙作响,低头一看,几片早衰的梧桐叶已染上淡淡的焦黄,边缘蜷曲如老者的掌心,脉络却依旧清晰。这景象,叫人想起中年——褪去了少年的青涩,收敛了青年的锋芒,眉宇间多了几分从容,如同初秋的天空,高远而明净。

古人写秋,总带着几分寂寥,却也有藏不住的丰盈。杜甫在白露夜吟"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",字句间既是游子的孤寂,也是对故土的深情凝望;王勃立于滕王阁上,望"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",笔下是秋的寥廓,亦是心境的旷达。中年何尝不是如此?肩上担着责任,心中藏着牵挂,却仍能在琐碎中寻得诗意。其恰似秋日的田野,稻穗低垂,果实累累,看似沉默,却蕴藏着生命的饱满。

若说初秋是素雅的工笔画,中秋便是浓墨重彩的油画。夜幕初临,一轮圆月攀上枝头,银辉洒满院落。家人围坐,几碟月饼,一壶清茶,闲话家常。孩童举着灯笼追逐嬉闹,光影摇曳中,父母的鬓角已染霜色。此时的中秋,不再只是赏月的风雅,更成了亲情的纽带。中年人的节日,少了几分热闹,多了几分珍重——如同捧着一盏易碎的琉璃,生怕时光匆匆,惊扰了此刻的圆满。

月下独坐时,常忆起年少的中秋。那时总嫌月饼甜腻,嫌长辈的叮嘱冗长,恨不得一夜长大,去闯荡远方。而今尝遍世味,方知最简单的团圆最难得。苏轼写"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",何尝不是中年的心声?见

惯了离别,才懂相聚的珍贵;历经了风雨,才 知平淡的安稳。中年的心,恰似秋夜的月, 明亮却不刺眼,温柔却不软弱。

深秋的山野,是一场色彩的盛宴。长寿山的黄栌如火如荼,赤红、金黄、赭褐层层晕染,与苍翠的松柏交织成斑斓的锦缎。山风掠过,落叶纷飞如蝶,落地时却轻如叹息。漫步林间,脚下是松软的腐叶,耳畔是鸟雀的啁啾,恍惚间竟分不清是秋声,还是时光流淌的细响

中年至此,亦如深秋的树——枝干遒劲,叶落归根。不再急于证明自己,不再执着于外界的评判。青年时总爱追逐名利,如夏日的骄阳般炽烈;中年却学会了沉淀,如秋日的湖泊,波澜不惊,却映照出天光云影。《论语》言"四十不惑",并非全知全能,而是看清了生活的本质:荣辱得失如过眼云

烟,唯有内心的丰盈方能抵御岁月的荒寒。 秋雨淅沥的午后,最宜煮一壶老茶,独 坐窗边。檐角的水珠连成银线,院角的菊花 抱香而萎,空气中浮动着淡淡的萧索。此时 的静,不同于春的慵懒、夏的喧闹、冬的冷 寂,而是一种通透的清醒——如同中年回望 半生,遗憾与圆满皆成过往,唯余一颗素心,

与岁月和解。

少年如春,满怀憧憬却懵懂轻狂;青年如夏,炽热奔放却易灼伤人;老年如冬,智慧深邃却难免孤清。唯有中年似秋,成熟而不世故,绚烂而不浮夸。它像一册翻至中途的书,情节渐入佳境,伏笔一一显现;又像一曲行至高潮的乐章,激越与舒缓交织,最终归于浑厚。

秋将尽时,农人收割最后的稻谷,旅人整理行囊踏上归途。中年亦如此——前半生的耕耘化作粮仓里的谷粒,后半生的路途指向温暖的灯火。或许不再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但每一步都踏实稳重;或许不再有鲜农怒马的张扬,但眉梢眼角皆是笃定。

暮色四合时,远处传来悠长的钟声。秋 虫在草丛中低吟,仿佛在应和着中年的独 白:此生如秋,不必惊艳,只需从容。

知味 🖳

儿上搉韭花酱了。

《度年如日》:一部震撼心灵的时间寓言

秋凉韭花做成酱

题,展现出文学与哲学交融的宏大野心。值得一

提的是,作者李遣作为国内鲜有的"深谙游戏叙

事"的小说家,在小说中巧妙嵌入"中国游戏三十

年"主题彩蛋。从《北野武的挑战状》到《龙珠大

冒险》,从《奇点》到诸多小众经典游戏,既致敬国

游发展历程,也以隐秘的互动形式挑战读者发现

与解读的能力。这一设计在强化悬念的同时,也

开辟了文学与游戏叙事融合的新路径。如果读者

经历过红白机年代的像素热血,或是在网游初兴

时彻夜奋战,也会在这本书里读出另一重身份、另

戏与哲学多元读者群体的广泛关注,成为本年秋

季最受关注的文学新作之一。有读者评价其"脑

洞与深度齐飞",也有人称"在游戏中认领回忆,在

寓言中看见自己"。它似乎注定不只是一部小说,

更成为一场跨越文学、游戏与哲学的话题事件。

《度年如日》现已全面上市,持续吸引文学、游

♣ 梁永刚

喻

成

幼时乡间,韭菜是庄稼人的家常菜,春夏秋 三季,露天生长。乡谚说"韭菜两头鲜",春秋两

近日,新锐小说家李遣长篇力作《度年如日》

由作家出版社出版,这是其首部融合时间哲学与

游戏文化的最新之作。该书以其开创性的世界观

设计与深远的哲学追问,获得许知远、双雪涛、陈

楸帆、王威廉四位跨领域作家与学者共同推荐,被

一部充满哲学思辨的都市悬疑作品。《度年如日》

以颠覆性的时间系统构建叙事张力:主人公班博

因意外堕入"度年如日"的生命绝境——每日醒

来,皆身处下一年随机某天,余生仅剩寥寥数十

天。更令他窒息的是,他被迫与另一个自我展开

横跨时间的生存对决,一个向爱而生,一个被权力

与幻象吞噬。于是,一场穿越时间迷雾的自我革

型,却超越了类型框架,在叙事中深探存在主义命

作品融汇轻科幻、悬疑、情感与心理剧多重类

李遣以超现实设定与深度人性探讨,构建出

誉为"一部震撼心灵的时间寓言"。

荐书架 🔽

命无声爆发。

季,即春韭与秋韭最好吃,味道也最鲜美。 乡间流传着一首土得掉渣却生动有趣的 《四鲜歌》:"头刀韭,谢花藕,新娶的媳妇,黄瓜 妞。"春韭个头不高,顶多也就是成人的一大拃, 不过由于储蓄了一冬的养分,又沐浴了绵柔的 春阳,颜色青绿,叶质肥厚,味美鲜嫩,无论是口 感还是营养都极佳。

秋天的韭菜也不错,叶茎可食,花亦可食, 秋日采来韭花推碎后,可腌制成韭花酱,一日三 餐食用,生津开胃,增进食欲。

在我幼时,村子西面有一大块临水肥沃的田地,村人们称之为"菜园",各家各户或大或小都分一块,种些白菜、萝卜、韭菜、小葱等菜蔬。白露前后,韭菜抽出了薹,顶端的花蕾处,开出星星点点的花骨朵,一簇簇密匝匝生长着,小如米粒,洁白似玉,远远看去,就像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雪花。秋风拂过,簇拥在韭薹上的韭花,摇曳着迷人的身姿,素雅清爽,清香四溢,宛如一双双晶莹透亮的眼睛。走进韭菜地,俯下身凑过去,便有浓郁的韭花清香,挟裹着微辣气息扑面而来,让人为之陶醉。

去菜园里摘韭花,通常是在早晨,天凉快, 太阳不晒。乡人摘韭花,讲究老嫩适中,多摘将 开未开、花簇外面包着一层透明薄膜的,此时的 韭花最香鲜,也是韭菜的精粹所在。那些刚打 苞的太嫩,鲜味不够,吃起来没有嚼头;开败的 老韭花也不行,口感不好,还垫牙。新摘的韭花,还挂着露水,不能在篮子或布袋里久捂,要及时摊开晾晒,否则韭花就失去了水灵之气。等晒得半干不湿了,丢进去几块生姜,抓一把红辣椒,撒上几勺子盐,便可用盆端着,去碓杵窑

我家老宅在村子东南,往西不远便有一道南北走向的水沟,水沟东侧有一个四尺来高的圆柱体青石,上面凿有凹陷的窑窝儿,俗称"碓杵窑儿"。准确说,碓杵窑儿应该叫石窑儿,虽说碓杵和石窑儿是一对亲密搭档,但碓杵毕竟是独立的一件器具,其杵头是用半圆的青石做成,上方留有一个窟窿眼儿,用于安装长木棍做成的手柄。秋风凉,韭花香,碓杵窑儿白天晚上都很忙。谁也说不清楚,这个碓杵窑儿究竟有多大岁数,在村上没有电磨之前,除了搉韭花酱外,还推麦仁、玉米仁等粮食。

推韭花酱,是一件很枯燥的活儿,身体呈站立姿势,双手紧握碓杵,一次次举起又落下,伴随着沉闷的"嗵嗵"声,一个简单的动作重复无数遍。碓杵窑儿的窑窝儿凿得不深,一次不能放太多东西,若是装得太满,受到撞击的韭花就会溅出来。有经验的人,每次只放半窑窝儿韭花,推上一阵,底部的韭花就会翻到窑窝儿壁上。趁歇息的空儿,拿把炊帚,把窑窝儿壁上粘连附着的韭花,一点点扫到下面,继续推,等窑窝儿里的韭花、生姜、辣椒,推成了黏糊糊绿莹莹的韭花酱,方才停下手里的碓杵。

推好的韭花酱端回家后,装入事先刷净晾干的瓦罐,能吃很长一段时间,都不会放坏变质。没有人罐的韭花酱,临时装进几个罐头瓶里,留作一日三餐吃馍就饭的佐餐佳品。

乡谚说:"窝窝头蘸韭花酱,越吃越胖。"略带辣味的韭花酱,令人食欲大增,胃口大开,平时难

以下咽的杂面窝头,只要蘸了韭花酱,一口气能吃好几个。在我幼时,韭花酱还曾是我心心念念的小零食,每次放学回到家,一看父母不在,我便偷偷跑到灶房,拿双筷子,打开瓶盖,夹上一大筷头韭花酱,快速送入口中,尽享香辣快意。

韭花古、"青"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:"青,韭花也。"汉朝崔寔在《四月民令》中记载:"八月收韭菁,作捣虀。"元代许有壬《韭花》诗曰:"西风吹野韭,花发满沙陀。气较荤蔬媚,功于肉食多。浓香跨姜桂,余叶及瓜茄。我欲收其实,归山种涧阿。"唐代诗人元稹写过一首《代曲江老人百韵》,其中有"齑斗冬中韭,羹怜远处莼"的佳句,说的便是冬天捣碎的韭花,和水中鲜美的莼菜一样,都是人间至味。

用植物学的专业术语来说, 韭花是双性花,即一个大花苞里, 有无数小花苞, 小花苞里雌雄同在, 自带繁殖功能, 是韭菜传宗接代的种子。从中医学的角度看, 食用韭花可以开胃生津、增食欲、促消化、补肾气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: 韭花营养丰富, 富含维生素、蛋白质、钙、磷、铁、胡萝卜素、核黄素、抗坏血酸等多种有益人体健康的物质, 既是美食又有着十分广泛的食疗价值。

汪曾祺先生曾写过一篇《韭菜花》,里边提到五代时一位叫杨凝式的书法家,一天收到朋友赠的韭菜花,其味特美,兴致一来,就给友人回了一封"韭花帖"表示感谢,不但字写得好,文章也极有风致,其中有一句:"当一叶报秋之初,乃韭花逞味之始。"